

° 第 II 章

何謂認識神，以及認識神的意義何在

7 除非敬虔，人就無法認識神*

^{e(b/a)} 我說認識神的意思是，人不但要意識到神的存在，^e 也要明白認識神會如何使人得益處，並教導人如何榮耀祂。簡言之，就是人需要知道有關神的益處。誠然，我們若前後一致，便不會說：在沒有基督教或敬虔之人的地方會有人認識神¹。我所說的認識，並非指那些失喪和被咒詛之人會明白神在中保基督裡是救贖者；我所指的是人原有的和單純的認識。若亞當仍然正直²，那我們的天性本身也會引領我們明白這種認識。但因

人的墮落，若不是中保基督使我們與神和睦，就無人能體會神是父親、救恩的泉源，或賜福者。

然而感受到神——我們的造物者以祂的大能扶持我們、以祂的護理統治我們、以祂的慈愛扶養我們，並在各方面賜福給我們是一回事，但接受神在基督裡所提供我們與祂和睦的恩典又是另一回事。主既然在創世的事工上和聖經的一般教導上，乃是先彰顯祂造物者的職分，而後才在基督裡彰顯祂救贖者的職分（林後四 6），所以我們現在要先討論對神雙重認識³

¹ 加爾文經常喜歡強調 *pietas*（敬虔），即對神的愛和敬畏所組成的美德，是任何對神認識的先決條件（參閱 I. 4. 4.）。他在1537年的版本中對 *pietas* 的解釋是：「真敬虔不是一種想逃脫神審判的恐懼，……，乃是一種純潔和真實的熱誠，這熱誠因神是父而愛祂，因祂是主而敬畏祂，樂意接受祂的公正，甚至懼怕得罪祂勝過懼怕死亡」*Instruction in Faith* (1537), tr. P. T. Fuhrmann, pp. 18 f. (original in OS I. 379)。參照伊拉斯模，John Sturm，Melancthon 和 Cordier 等人，對 “*pietas literata*” 所做的探討，見 P. R. Bolgar, *The Classical Heritage and Its Beneficiaries*, pp. 329—356。

² “*Si integer stetisset Adam.*” 這句話清楚地解釋了加爾文對自然神學的觀念。I. 2—5是加爾文所有作品中論及「自然神學」最關鍵的地方。就加爾文而論，只有在「亞當持守住他的正直」的情形下，神在創造中的啟示就是自然神學極好的基礎。但因罪的緣故，我們不可能有正確的自然神學觀。聖經是唯一認識造物主及明白祂在創造中啟示的方法（I. 6 ff.）。參閱 Introduction, pp. 53 ff., above。加爾文新約聖經序言的開頭中也有類似的表達，此序言寫於1534年，並出版在 Olivétan's French Bible (1535) (CR IX. 791; tr. LCC XXIII. 58)。

³ “*Duplex…cognitio.*” 他在此所說的「雙重」認識是在1559年的版本中加上的，這也是明

第一卷 認識創造天地萬物的神

的第一部分；第二部分我們將在適當的時候討論⁴。

此外，只要我們的心靈對神有最基本的認識，我們就不得不尊榮祂，但是僅僅相信^{e(b/a)}神的存在和祂是眾人應當尊榮、敬拜的對象，仍是不夠的，除非我們同時深信祂是一切良善的源頭，也唯獨在祂裡面才能尋求所有這一切。我的意思是：我們必須深信神不但創造這世界，也以祂無限的大能托住它，以祂的智慧管理之，以祂的良善保守之，尤其是以祂的公義和審判統治人類，以祂的憐憫包容世人，以祂的護理看顧萬物，而且沒有絲毫的智慧、光明、公義、權能、正直，或真理不是出於神。^{e(b)}所以我們要學習等候，並向祂尋求這一切，而一旦領受就要心存感恩，並承認這一切都是由祂而來。^e因對神全能的感

受⁵就恰當地教導我們敬虔，進而產生基督教。我所說的「敬虔」是，我們知道神的恩惠，並因這知識產生我們心裡對神的敬畏和愛。若人未曾領悟到他們欠神所有的一切，如：他們領受到神父親般的養育、祂是他們一切好處的源頭，因此他們也不應該在神之外尋求任何事物——他們便永遠不會甘心樂意地事奉祂。事實上，除非他們在神裡面尋求他們一切的快樂，否則他們永遠也不會獻上自己，並由衷地事奉神。

2 認識神包括信靠和敬畏*

^e神是什麼？提出這個問題的人不過是在玩弄思辨的文字遊戲。對我們而言，認識神是怎樣的神以及祂的屬性⁶是更重要的。因為，若像伊比鳩魯（Epicurus）那樣相信一位已不

白此版本之鑰。加爾文在此版本中一再地分辨雙重的認識，為求更清楚地表達他的論點。參閱 I. 6. 1, 2; 10. 1; 13. 9, 11, 23, 24; 14. 20, 21 and II. 6. 1. 雖然第一卷第五章以後都是啟示的教導，但整個第一卷都沒有認識救贖者的教導。

⁴ 加爾文用整個第一卷討論雙重認識的「第一」部分。在二至四卷裡討論「第二」部分。事實上是從 II. 6 開始討論，而且這章是在1559年的版本中新增加的，用來轉換到雙重認識的第二要素。因此 II. 4中罪的教義在主題上便介於兩卷書之間，以先於救贖教義的方式來表明人對救贖的需要。

⁵ “*Virtutum Dei sensus.*”

⁶ 參閱 I. 10. 2; III. 2. 6, 「明白怎樣的行為與祂的屬性相稱」。In *Praelectiones in Ezechielem*, on Ezek. 1:26 (CR XL. 57) 以及其他許多作品中，加爾文批評有關對神論方面過於精細的思辯。這裡所提及的是指經院學派的作者而言，但在他1552年1月寫給布靈格（Bullinger）「兩人之間的私密」（*familiariter inter nos*）信函中，他也批評了慈運理（Zwingli）在 *De Providentia* 裡複雜的矛盾立論 (CR XIV. 253)。

管理世界而只顧尋歡作樂的神⁷，有什麼益處呢？簡言之，認識與我們無關的神有什麼用呢？^{c(b)} 反而，我們對神的認識應當先教導我們敬畏祂，然後我們應當在它的指引和教導下學習，在神裡面尋求一切的良善，並在領受之後將榮耀歸給神。^b 難道你能思想到神但卻沒有立刻意識到——既然你是神的工作，那麼因著神創造的主權，你必須服從祂的命令？或甚至連你的生命也是屬祂的？或你所做的一切都應該與神有關嗎？既是如此，無疑地祂的旨意應該作為我們生活的準則，所以我們若沒有順服、服事神，就是邪惡、敗壞的人。而除非你承認神是一切良善的源頭，否則你便無法清楚地認識神。這種認識會喚起人信靠神並專靠祂，然而因著人的墮落，人還會用不正當的方式尋求神。

首先，敬虔的人不會為自己想像任何一種取悅自己的神，乃是仰望獨一無二的真神，並且他也不會按自己

的願望描述這位神，而是滿心相信神自己的啟示。這樣的人總是恐懼戰兢，深怕自己遠離神，或任意妄為地違背神的旨意。這種人所認識的乃是真神，因為他深信神掌管萬事，也相信神帶領並保護他，因此他完全獻上自己專靠神。^{e(b)} 他知道神是一切美善的源頭，若他遭遇苦難或缺乏時，他便立刻投靠神的保護、等候神的幫助。因為他深信神是良善和憐恤人的，所以他以單純的信心依靠祂，並不懷疑神以祂的慈愛救他脫離一切困苦，因他承認神是主和天父。敬虔之人也認為，承認神在萬事上有主權、敬畏神的威嚴、把榮耀神當作他的目標、順服神一切的命令，是正當的。因他視神為公義的法官，相信神會嚴厲地懲罰一切的罪，他永不忘記神審判的寶座就在他面前，並因懼怕神而約束自己免得激怒神。^b 然而他對神審判的懼怕並不至於使他想要逃脫，即使可以逃脫。他接受神是敬虔之人

⁷ 伊比鳩魯 (342—270 B.C.) 的作品非常豐富，但只有一些片段流傳下來。加爾文大概藉著西塞羅的 *De finibus* 和 *De natura deorum* 得知伊比鳩魯的教導。後者的第一卷多半解釋和嚴厲地批評伊比鳩魯的神觀。這句話總結了加爾文與西塞羅對話的印象。科塔 (Cotta) 這位學者也嚴厲地斥責伊比鳩魯的神觀——所有的神是遙遠、無聊，沒有愛。科塔認為伊比鳩魯這樣說等於是個無神論者。因為加爾文是相信聖經的神學家，所以完全同意這樣的判斷。Cicero, *Nature of the Gods* I. 42. 117.; I. 43. 120 ff. (LCL edition, pp. 112 ff.); Calvin, *Instruction et confession de foy* (1537) 1. 2 (OS I. 378 f.; tr. Fuhrmann, *Instruction in Faith*, pp. 17—19). 參閱, below, I. 4. 2; I. 5. 4; I. 5. 12. 威廉·布德 (William Budé) 是加爾文很熟悉的巴黎希臘文學者，他對伊比鳩魯的看法與西塞羅的很接近，參閱 J. Bohatec, *Budé und Calvin*, p. 74。

第一卷 認識創造天地萬物的神

的施恩者，同樣地，他也接受神是刑罰惡人的法官。因為敬虔的人知道，神懲罰惡人和賞賜義人永生同樣地榮耀神自己。此外，這人遏止自己犯罪，不只是因為懼怕神的懲罰，也是因為他愛和敬畏天父，就敬拜祂為主。即使沒有地獄，他仍然不敢激怒祂。

相信並真誠地懼怕神⁸，^{e(b)} 這懼怕使我們甘心樂意地敬畏祂，且伴隨此敬畏在律法裡合法地敬拜，這就是純潔和真實的基督教信仰。^e 我們應當更加留意：所有的人對神只有一般的、籠統的尊敬，很少人真正地敬畏祂，而且在過分強調儀式之地，真正敬畏神的人更稀有。

⁸ 關於同時相信和懼怕神，參閱 Melancthon, *Loci communes* (1521), ed. H. Engelland, in the series *Melancthons Werke in Auswahl*, ed. R. Stupperich, II. 1. 119 ff.; tr. C. L. Hill (from Th. Kolde's 1910 edition), *The Loci Communes of Philip Melancthon*, pp. 211 ff.°